

站成喀什的胡杨

□ 云朝清

应昔日老山前线连长所邀，利用公休假日来到喀什旅游。

其实旅游只是托词，看望一别三十多年的老连长才是真。去年冬天我就联系了他，他却婉拒说，冬天的西北边陲一片荒凉，衰草连天，没啥看头，只有等到来年七八月份，这里遍地瓜果熟了，草原花儿开了，就连干旱沙漠中未完全枯死的胡杨，也会因一点点雨水，而不屈地吐出新枝绿叶，那时来喀什，才是最好最美的时节。

老连长的声音依然像老山前线我们守猫耳洞时一样，铿锵有力，真挚热情。

记忆把我拉回三十年前的老山前线，那时连长坚守在一线阵地，突然有一天，敌人的一发炮弹炸在洞口，将站岗的战士蒋兴龙击中，他的双眼球都被炸了出来。那会儿，蒋兴龙意识还清醒，连长忙叫另一个战士，将蒋兴龙背下阵地，送往卫生队抢救。

那战士二话没说，将蒋兴龙搭于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又爬又跑地向山下卫生队奔去。在通过百米生死线暴露地段时，那战士左腿不幸中了敌人一枪，他硬是咬紧牙关，拖着流血的伤腿，一瘸一拐地将蒋兴龙送到了卫生队。

令人悲恸的是，蒋兴龙因伤势过重，加之一路流血过多，早已在途中就失去了生命体征，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二十岁。

另一位战士，因抢救及时，保住了左腿，但牺牲在他肩上的蒋兴龙，令他格外悲伤。直到凯旋回归时，这名战士主动推却了可退伍回去安置工作的二等战功，只愿求评个三等功。

过后，连长问那战士何故放弃二等功，那战士说，比起蒋兴龙死在我肩上，我能活着回去，已经足够了。连长听后，触动很大。自此便立下个规矩，每逢节假日，他都要替战士站岗。很快，来年七月我如约见到了老连长：基本模样轮廓未变，挺拔的身躯依然不失军营男子汉的风范，只是岁月的沧桑，西北边陲的寒风沙浪，在他的脸上刻满了道道皱纹。因为老山一战后，我就回到了地方。老连长一直在军营，燕赵大地、云贵高原、陇原深处……都有他深深的足迹和站岗的身影。

连长说，这个季节，是喀什旅游旺季。喀什古城的歌舞、塔县——《冰山上的来客》拍摄地、帕米尔高原上的喀拉库勒湖，还有喀什的胡杨、红其拉甫的边境口岸和哨所。

然而，尽管我专门选的周末的日子，老连长却内疚地对我说：朝清战友，你知道，从老山前线蒋兴龙牺牲的那时起，这些年，我就坚持在节假日替兵站岗，也许这是对战友蒋兴龙最好的纪念，也是部队优良传统的发扬。

明天虽然也是假日，但还是雷打不动替战士站岗的日子。所以我找了地方友人陪你，按我要求，到南疆喀什，好好欣赏欣赏祖国西北陲的风光。

第二天，连长替兵站岗去了，我随地方友人，来到了帕米尔高原上的喀拉库勒湖。资料上说，喀拉库勒湖在新疆阿克陶县西部，是一座高山冰蚀湖，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泊，面积10多平方公里，湖水周边草木丰茂，飞鸟成群，群山叠嶂，巍峨险峻。到西了现场才发现，实景比资料上介绍的还要大美。似乎山在身边游，水在心中涌。

我们在湖旁拍照留影的同时，和一位饱经风霜的当地柯尔克孜族守边的老人聊起了天，老人出生在旧中国，可以说，他还曾经见证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故事头尾。

老人对我们说，柯尔克孜族人的幸福生活，得益于这里常年驻扎的边防军人，他们固守边防的同时，还帮助我们发展生产，甚至饲养牛羊。老人说，今年冬天大雪飘飘的日子，一个将军模样的军人，在边关查哨，路过这里，还亲自带领官兵们，帮他一家找过跑丢的羊和小骆驼。我问那将军叫啥名？老人的回答，瞬间让我泪目：那就是我的昔日老连长。

找回羊和骆驼，老人一高兴，弹起隨身携带的热瓦甫，和老连长及战士们一起，载歌载舞，唱起了刀口的《喀什的胡杨》。

任我是三千年的成长
人世间中流浪

就算我是

喀什葛尔的胡杨

我也会仔仔细细

找寻你几个世纪

在生命轮回中找到你……

歌词讲述的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男女主角今世无缘在一起，发誓来生化作胡杨树等待对方，因为胡杨树具有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顽强生命。

其实，我的老连长也是这样。军旅生涯几十年，从士兵到将军，从内地到边关，从西南到西北……都把“军人的服从、祖国的安宁”作为自己崇高的使命去完成，命令到哪里，他就扎根在哪里。

这不，掐指一算，他与家人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想念家人了，就掏出电话，与千里外的妻子、儿子一煲电话粥。就在那天，我正和他聊当年坚守老山前线的战斗故事，他妻子何小燕打来了电话，老连长让我接过电话和嫂子聊聊。我接过电话，分明听见嫂子抽泣的声音，要我对连长说，少抽烟，注意身体健康。嫂子说，连长哥快六十岁的人了，常年在外，忽东忽西，饱经风霜，让人担心死了。

如今，他又来到西北边陲。到任不几天，就开始巡视边境线，顶风冒雪，迎风挡沙，深入大漠深处戈壁荒滩，哨所边寨，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已巡视完三分之一的大西北边境线。

最让老连长难忘的是红其拉甫哨所，矗立在海拔 5000 多米，是西北边陲最高的哨所，老连长第一站选择到这里看望守哨的兵们。老连长从哨所档案中，了解到一茬又一茬官兵守边的感人故事，不禁潸然泪下。

——上世纪 50 年代，连队老一辈戍边人以“三峰骆驼一口锅、三根木棍搭地窝，储冰融雪当水喝”的豪迈气概，硬是在帕米尔高原扎下了根。

——一年寒冬，排长何玉带领 3 名战士执行巡逻任务，返回途中突然遭遇暴风雪，气温陡然下降。当救援人员赶来时，只看到 4 座无言的“冰雕”，怀抱着钢枪，向着连队方向保持着前进的姿势。

——一名外籍商人跑到哨班，直接把一掬美金掬在桌子上，想让官兵们“行个方便”，妄图倒腾一批禁运物资。然而，在前哨班官兵眼里，站岗执勤守的不仅是国门，还有中国军人的风骨和操守，这位商人被义正词严地拒绝。

故事归故事，按图索骥，我们来到了红其拉甫哨所，遇见了已坚守在这里 16 年的边防警官谭金山。本来老家河南已落实好工作了，可他填好复员工作表后，又撕毁了，他说，他舍不得红基拉甫哨所，他怕新来的同志战友，没有他熟悉红其拉甫哨所和口岸的重要性。于是，他申请就地转业，脱下军装又穿上了边防警服。

我们见着他时，他正在队里的小园子里，用温室大棚种一些绿色植物。他说，种这些绿色植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下哨换岗的边防战士，能来这里，看看绿色，洗洗眼球，舒畅舒畅心情。

去年这个时候，一个知名诗人来这里采风，无限感慨地说，这里是托举太阳脊梁的地方，绿色植物无法生长，甚至是所有生命的禁区。只有共和国的军人，凭着对祖国无限忠诚信仰，才在这里不离不弃默默守候。

但最让谭金山他们难忘的是，老连长不时来口岸、哨所，看望他们，问寒问暖。他清楚地记得今年春节的日子，老连长和大家一起在红其拉甫哨所包过年饺子的高兴劲儿。

短短一周的公休假期结束了，我回的那晚，老连长电话说，明天一早又要去另一个哨所巡查慰问，就不赶来为我送行了。因为到那哨所，要穿越一片一望无涯的沙漠，还有沙漠内那一片足足有 30 亩的胡杨林。就在这片胡杨林，格外神奇，看似无水浇灌，仅靠老天为数不多的落雨，却依然长得挺拔而高大，一面挡住外来沙风，一面固守国土。

回来后，我收到老连长警卫员小王发来的一张照片，是今年除夕大雪纷飞的冬夜，老连长荷枪实弹在哨位上站岗的照片，站姿是那样的笔直威武，正气凛然。照片上，老连长一动不动，似乎站成了一株喀什的胡杨。

站立读书台，念天地之悠悠

□ 冉 杰

瞬间的选择；千里涪江婉转行吟的涟漪又像通往“钼”想大数据闪烁的波纹，变幻莫测的科技时代，每个人的神经都是一条幻想的轨道，被时光磨得锃亮，满载想象力的列车在时光的轨道上飞速地行驶，扑面而来的是无限亮丽的风光。

踩着白辣辣的阳光，沿石阶而上金华山。金华山委实不高，但一鼓作气攀上山顶，还是累得气喘不已。幸好双耳灌满了黄庭坚、苏东坡、白居易、杜甫的赞誉声，就像娓娓道来的音乐，轻松回到千年初唐。子昂独坐读书台，书童捧起沉重的诗稿，双眼透出“高才怅望无处寻”的失望。站立读书台，习习凉风掠过树丫，沙沙的风把我吹进唐朝。我仿佛就是那一位身材矮小的



《初春草原》 杨献平 摄

盐源历史文化的悠悠长歌

□ 陈春海

二

盐源，即盐之发源，井盐是这里的重要出产。元朝以来，就有“盐通九州，财达四海”之称。清雍正七年，正式以“盐”名县，叫盐源县。因盐而兴，因盐而名的盐源县，孕育出一部厚重而辉煌的盐文化史诗。自古以来，盐便是生活的必需品，是维系社会运转的重要物资，盐源，便是这份珍贵的恩赐之地。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由于白盐井有盐池，数千年前就被这里的人们视为一块宝地，把它叫作灵泉。据汉书记载“定笮县出盐，步北泽在其南”，说明自西汉以前，这里就开始产盐了。走进盐源，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长廊，每一处都散发着历史的芬芳。古老的盐井，见证了无数代人的辛勤与智慧。他们或肩挑手扛，或利用简陋的工具，从深不见底的盐井中汲取出那一滴滴晶莹剔透的盐粒。那些斑驳的盐池，在阳光下闪耀着银色的光芒，仿佛是大自然与人类智慧共同编织的梦幻画卷，讲述着一段段关于汗水与收获的故事。今天我们似乎还能想象得出古时盐源“朝烟夹山峰，昏烟遮市雾”和“群鹰朝井，万灶浮烟”的产盐盛况。

盐，作为连接内外交流的纽带，它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见证了茶马古道的繁荣，也见证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因为盐，千百年来，让这个地处西南边陲的盐源，商贾如云。从盐的制作工艺到盐的交易市场，从盐商的传奇故事到盐工的悲欢离合，每一处都充满了人文的气息与情感的温度。盐道上，马帮的铃声清脆悠扬，那是商队穿越崇山峻岭、连接内外的见证；盐市中，人声鼎沸，热闹非凡，那是经济繁荣、文化交流的缩影。因为盐，盐源在数千年前，就已

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舞台，盐文化就已在這裡生根发芽，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岁月悠悠，盐源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一段关于盐、关于文化、关于生命传承的悠悠长歌，代代相传，绵绵不绝。

三

盐源，古称“定笮”，是笮人的故乡。生活在这里的“笮人”，在商周时期，就掌握了提取食盐的技术，占据了丰富的盐矿资源，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化。

当考古专家揭开润盐镇五洞桥村毛家坝老龙头墓地神秘面纱的那一刻，7000 余件套青铜遗物陆续破土而出，这片被青铜文明浸润的土地，便向世人展现出盐源多元共生的文化特质，成为继代表古蜀文明高峰的三星堆之后，“西南夷”青铜文明另一个高峰的“盐源青铜文明”。

在盐源，一个个盐源的青铜故事，仿佛一曲曲穿越时空的歌谣，悠悠地诉说着盐源厚重的文明。当我第一次来到老龙头墓地发掘遗址，我仿佛听到了时光的絮语，我忽然意识到从这里发掘出土的各类青铜遗物，不仅仅是一件青铜器，更是一本无声的历史书，记录着盐源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辉煌与变迁，完整地建立了盐源盆地自商代晚期至西汉时期的年代框架和文化序列，窥见古代盐源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乃至对外交流的情况，让我们得以跨越千年的距离，与古人进行一场心灵的对话。

你看，那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件件青铜器，无不以独特的造型、精美的纹饰，向我们展示着那个时代盐源先民的精神风貌和审美追

摩研究；白茫茫的阳光铺满涪江，仿佛一块镶嵌在大地的明镜，鉴照前古今人；路边杂草上的露水，又像一滴“独怆然而涕下”的泪水，孤单而又薄凉。我双手捧起，双掌翻来覆去地滚动，如同一粒雪白的大米，在掌心里生根发芽，眼前却浮满了“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的沉甸甸的诗句。

四角飞檐的拾遗亭，口衔盛世风骨，不畏饥饿，不惧山高水浪，振翅欲翔千万里；临山土墙的文字，刻印了初唐革新求变的艰难，当我读到“人既失业，则祸乱之心怵然而生”的诗句时，我的胸口猛然间针扎般疼痛。你出身巨富，衣食无忧，却进士及第之后，你刚直不阿为了稳定社稷，直言敢谏“且天子以四海为家，舜葬苍梧，禹葬会稽，岂爱夷裔而鄙中国耶？示无外也，”颇受武则天“奇其才”，便“召见金华殿”。心装社稷，胸怀天下，一句“忧济在元元”破译了多少改朝换代的密码。或许，每个朝代都患有饥寒疾病，安居而乐业又是每个朝代苦苦寻觅的良药。悠悠天地间，苦口良药何处长？想到此处，我屏住呼吸，仰天长吟“念天地之悠悠”。子昂，我曾在长安耳闻你重金购琴又砸琴的怒影，也目睹过你豪掷千金撒诗的壮举，尽管你铿锵的诗句如玫瑰一般，深深刺痛了达官贵族，但拯救不了麻木之仁。你无数次徘徊在长安的大街小巷，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独自一人寻寻觅觅唐风雅韵。穿过唐朝的未来者，却发现你孤单的身影依稀成了一条大唐文宗的诗骨。

上上下下的来者，心情万般沉重。石碑上的诗行却喷发出千般激情，真想舀一瓢沾得老酒醺醉天下的糊涂诗人，把所有的汉字拌和成一首人世间的咏春诗，就如明代诗人谢榛写下的“何处看春色，江城花鸟繁。射洪一樽罢，骚雅几人存”。

求，它们是多么精致、精美，每一件都堪称艺术品。我不禁会思考：到底是什么样的手在上面打磨过？又是什么样的思想在上面燃烧过？

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青铜时代已经远去，但昔日的“青铜文化”，今日的“青铜古都”已成为盐源文化旅游的一张靓丽名片，滋养着盐源人的心灵，激发着盐源人去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四

盐源的历史文化，是一部关于盐、关于青铜、关于生命传承的悠悠长歌。它见证了 4000 多年以来，盐源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记录了盐源先民们的智慧与勤劳。盐源的历史文化，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它如同 4000 多年前的那束霞辉，照亮了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也照亮了我们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

来到盐源的最高处，我久久凝望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四下仿佛响起了从青铜作坊发出的沉重或轻巧的敲击声，茶马古道传来的时强时弱的马铃声，那声音如同天籁，久久在我耳畔回响。盐源大地上的祖先啊，你聪灵的智慧，引燃了一个又一个叮当作响的岁月。那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和清脆悠远的马铃声，曾让盐源人的生活更加充实，生命更有意义。

“离太阳最近，离城市最远。”不错，盐源是一方净土。先民们选择这里，呼吸着这里的清新空气，享受着这里的充足光照，耕耘着这里的肥沃土地。我似乎接通了古人的心灵，想象着他们如何探索，如何创造，如何传承，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

本版责编：农 夫 田 禾